

● 宫润渭 著

青春协奏曲



青岛出版社

5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80年代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一批远为献身党的教育事业的年轻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，跨进了向往已久的师范学院校门。作品以饱含激情的笔墨，塑造了以陈洁、李雷英、林志兰、金成等为代表的一批80年代大学生的形象，着力表现了他们的学习、劳动及投身社会实践的曲折经历与性格冲突。学校毕竟不是世外桃源。这里，既有欢乐，也有痛苦；既有萌发彷徨，也有颓丧沉溺。小小的校园，爱情与友谊共存，嫉妒与争斗相生。错误路线，曾在那些纯真的心灵上投下阴影；而人类共道的爱，又给那伤痕斑斑的心灵洒下抚慰之情；人的品格，在社会熔炉中升华；生命的价值，在拼搏的激流中实现。读来发人深省，启人遐思。

青春协奏曲

宫润润著

题签：谷牧 责任编辑：贺中原 封面设计：王鸿翔

青岛出版社出版

(青岛市贵州路77号)

山东省乳山县印刷厂印刷

1988年10月第1版

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32开(787×1092毫米)

7.825 印张

2插页

160千字

印数 1——12000

ISBN7—5436—0426—4/I·36 定价：2.95元

目 次

第一章.....	(1)
第二章.....	(22)
第三章.....	(42)
第四章.....	(54)
第五章.....	(70)
第六章.....	(85)
第七章.....	(98)
第八章.....	(113)
第九章.....	(122)
第十章.....	(153)
第十一章.....	(165)
第十二章.....	(178)
第十三章.....	(196)
第十四章.....	(222)
后记.....	(239)

第一章

一

时值九月。天高气爽。

一列西去列车，行进在广阔的田野上。列车广播室播放的是著名吕剧演员郎咸芬的《李二嫂改嫁》，旅客们有滋有味地听着。一位年轻的女乘务员，一会儿忙碌着给旅客们送水，一会儿清理着车厢的卫生，累得满额汗珠。这时，一位五十岁左右干部模样的同志走到她的跟前说：“乘务员同志，我看你太辛苦了，为旅客送水的活就由我代劳吧！”乘务员不肯。一位年轻人见他俩争执不下，便过去说：“你们两位不必争了，这事由我做好了，我坐得身子怪不舒服，正想活动一下。”说罢，夺过水壶便干了起来。他手脚麻利，车厢内旅客的饮水他几乎包了下来。忙了一圈，年轻人才回到座位上去。

“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到哪里去啊？”坐在对面的干部模样的同志问。

“我叫陈洁，去佛山师大。”

“大学生？好！你很有福气。但念成了书可别忘了老百姓啊！”

“哪能呢！”陈洁说，“同志，您贵姓？到哪去？”

“我姓江，叫江辉。去佛山市。”那人笑着说。

“您做什么工作？”陈洁又问。

“勤务员工作。”江辉答道。

“勤务员工作？”陈洁又把江辉仔细地看了看。

“不错，就是洒水、扫地、抹桌子……”

“旅客同志们，”广播室又播音了，“晚饭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想到餐车用餐的同志，请你抓紧时间到餐车买票用餐。”

江辉看了一下表，七点多了，抬头说：“陈洁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吃点东西了。”

“我这里有饼，还有咸鸡蛋，您若高兴，咱们一块吃。”陈洁热情地说。江辉也不推辞，接过饼就咬了一口。“嗯，味道不错，蛮香的！”

二人边吃边谈，谈得很投机，直至广播室停止了播音，他们的谈话才停下来。陈洁一宿难以成眠。他想起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，想起了妈妈的嘱咐和期望，想起了乡亲们走上街头为他送行的情景……

在高中时，陈洁就听老师讲，佛山师大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创办的。佛山师大校园象花园一样美丽。十几年来，这所高等学府，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师资，为繁荣和推动党的教育事业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上高中时，陈洁就向往佛山师大，他高考的第

一志愿就是佛山师大。现在他果然考取了他仰慕已久的大学，他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。他是陈家庄第一位大学生。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，他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。

钟刚打两点，母亲就起床了，切菜、剁肉，包饺子……他和母亲吃过饭，天才朦朦亮。母亲打开箱子，把多年来珍藏的父亲生前用过的钢笔拿了出来，放在他手里，深情地对他说：“孩子，这是你父亲用过的笔。你父亲牺牲后，部队首长来咱家，特地把它交给我说：‘大嫂，等孩子长大了，请把这支笔交给他。他父亲用这支笔，歌颂人民，揭露敌人，为革命战斗了一辈子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让孩子继承他父亲的遗志，好好学习，将来用这支笔，为祖国和人民，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’孩子，首长的话你可不能忘记啊！”母亲说完，一双期待的眼睛在他脸上久久凝视着。

他走的那天早晨，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，男女老少大人小孩，几乎都出来了，有的向他手里塞鸡蛋，有的向他袋里装饼，他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什么也说不出，只是一个劲地向乡亲们摇手……

陈浩长这么大只到过几次县城，而坐火车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。一路上，刚刚经验过的离情别绪和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兴奋之情，使他的心象一叶小舟，颠簸在感情的浪峰波谷之中。他记起七岁那年父亲教给他的一首诗，当时他还不理解这首诗的内容，更不知道父亲教他这首诗的目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知识的增多，他对这首诗有了较深

的理解，回想父亲当时耐心而又细致的讲解，他渐渐懂得了父亲的用意：他在给娘讲道理。那是父亲对娘的开导，也是对娘的安慰。现在，他坐在火车上，又一次腹诵这首诗：

“男儿立志出乡关，
事业不成誓不还，
埋骨何须桑梓地，
人间到处有青山。”

吟诗加深了他对父亲的缅怀和崇敬之情，更加深了他对人生的理解。他在由完小考初中的语文试卷上，写了篇命题作文《我的志愿》，那篇作文就以父亲教给他的这首诗作为结尾。他没有想到，开学第一天，校长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读了他的作文。从此他便成了初中的“小名人”。升入高中时他担任了级部团支书和校学生会主席。他的作文常受教师表扬，教师的褒扬又使他更偏爱语文。如果说他的其他学科成绩是优秀的话，那么语文课成绩便是特优。为此，县教育局中教组长曾亲自到高中召见过他，并带走他的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不久便发表在《中学生》杂志上。兹后，他就更加受到校领导和教师们的器重。高中的最后一学年，班主任梁老师进行定向摸底时，曾建议他考名牌大学，梁老师说：

“暑假我到县里和专署摸过底，全专署明年将有八千名毕业生，参加高考的至少有四千名，其中三分之一报考

文科。据我推算录取率仅占五分之一。按你的情况报考北大最理想。你是我们高中的尖子，可我认为报考省重点大学更有把握，其实‘山大’中文系也是全国有名的，离家又近，我看还是……”

“梁老师，我准备报考省立师范大学。”

梁老师好象没听清他的话，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的脸。

“老师，我看过最近的《人民教育》，那上面透露，目前我国的教育现状是，师资紧缺，师资质量不高。那里面还透露，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，要高教部尽快采取措施，改变这个现状。周总理还说，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，有了高质量的师资，才会有兴旺发达的教育事业，才能造就大批人才……我想，教育和文学，两种事业并行不悖，我决定报考师大。”

梁老师被自己的学生感动了，他深知以陈洁的学习成绩，报考山大比较有把握。如果陈洁能考取山大，他这个当班主任的脸上也有光彩。当然，考取师大也不能说没有光彩，可他总觉得他的得意学生有能力向更高的目标冲刺。他是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生，深知师大与综合大学的侧重点不一样，他觉得陈洁这样选择亏了自己，但他本人是教师，怎么好以轻视教育的口吻劝导学生呢？他说：

“你不要急着划定自己的报考范围，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认真考虑，说不定情况会有变化。”

“不管有什么变化，我报考师大的决心下定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陈洁不禁又从口袋里掏出父亲留给他的那支钢笔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凝目注视，胸中又一次涌起波涛……

二

“旅客们，早上好！”广播室又开始播音了，“列车经过一夜的奔驰，本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佛山车站，就要到了！”

播音员清脆甜美的声音，打断了陈洁的思绪，陈洁走到盥洗处洗了把脸，舒展了一下身体，然后从行李架上取了行李。列车吼叫一声，不多时，便进了站，慢慢地停了下来。

站台上人来人往。陈洁同江辉一起往外走，他只顾东张西望，走了一阵，回头却不见江辉的踪影了。他想寻一下，人流却涌上来，停不得脚步。没办法，只得提着行李随人流前行。一出站口，便看到不远处竖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：

“佛山师大新生接站处。”陈洁朝着那块木牌走过去，刚放下行李，就过来两个女同志。

“你是佛师中文系的新生吧？”其中年岁小一点的女同志问。

“是，是的，你们是……”陈洁连忙回答。

“这是佛山师范大学中文系孙晶老师，我叫李雪英，和你一样，也是佛师中文系今年的新生，我们特来接你。”李雪英把孙晶介绍给陈洁后，又自我介绍道。

“孙老师，李雪英同学，谢谢你们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陈洁和孙晶、李雪英一一握手。

“走，咱们坐公共汽车去。”孙晶和李雪英走过去帮陈洁拿行李。

“不用，不用，我能拿动。”陈洁说。

“你这大男子汉也太小气了，我们不会留你的东西的。”李雪英挖苦说。陈洁红了一下脸，只得让她俩帮着她拿。他们上了公共汽车，一会儿就到了佛山师大。

佛山师大座落在群佛山的北麓。学校门口正南是四层丁字形文化楼，文化楼前两侧是灰砖砌成的两幢二层教学楼。三座楼房，在风格上继承了民族的建筑传统，灰砖灰瓦，屋檐如飞，给人以挺拔和肃穆的感觉。纵观整个校园，结构精巧合理，安排对称得体，自然朴素，幽雅美观。

为了迎接新生，校园装饰得象过节一样。门口的牌楼上插着鲜艳的彩旗，文化楼上挂着的横幅上写着“知识就是力量”六个醒目大字。文化楼前的人工喷泉，水丝象金菊展容，雅趣无限。

孙晶和李雪英一直把陈洁送到宿舍，直到这时，陈洁才有意识地打量了她俩一下。孙晶，约二十六七岁，着一身颜色素雅的衣服，身材颀长而优美；黑发齐肩，随便别上几个发卡，是典型青年女干部的发式；白皙的脸儿，细长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温柔而明亮的眼睛；嘴唇微启，露出一排石榴籽似的整齐洁白的牙齿，给人总的印象是端庄、文静、娴雅。李雪英，上身穿的是白色短袖褂，下身穿的是蓝色裙，脚上穿的是短袜白凉鞋，中上个儿，身段

匀称而标致，墨玉色的头发，用橡皮筋扎着一对羊角辫儿，格外精神；鹅蛋脸儿，鲜润的嘴唇，棱角分明；特别那对酒窝儿，更是迷人。一双象泉水一样明澈的黑亮的眸子，藏在长长的浓浓的睫毛下，蕴含着遐思和向往。

陈洁热情地拿烙饼给孙晶和李雪英吃，孙晶谦让不吃，李雪英倒不客气，接过饼来就咬了一口，边吃边欢快地说：“这是胶东饼，好吃极了，孙老师，您尝尝，比糕点还爽口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胶东饼？”孙晶不解地问。

“我爸爸妈妈在部队，战士每次探亲回来，都要带这种饼给俺家吃。一个地方的饼一个味道，哪里的饼也不如胶东的好吃。我爸爸是胶东人，奶奶也会烙这种饼。听爸爸讲，这种饼，全用精面和成，加油、蛋、糖调匀，上锅烙时，火不能急，得用草屑烧的温火，不然就非烙糊了不可。烙这种饼是很费劲的，多半打发闺女出阁时，才烙这种饼。”李雪英象爆豆似的说了一大套。

“那你结婚时，也得给我烙这种饼吃，要不我可不算完！”孙晶打趣地说。

“恐怕您是吃不上的，我妈是苏州人，她不会做。”李雪英说。

“早些请你爸爸教嘛。”孙晶怪认真地说。

“好好好，我结婚时，一定叫妈妈烙这样的饼给您吃就是了。”说着，李雪英把陈洁手里的饼接过来，往孙晶手里塞。

“尝尝吧，孙老师。”陈洁说，“我妈讲，她烙的是团圆

饼，吃的人越多越好。”

“好，我吃。”孙晶把李雪英手里的饼接过来，风趣地说：“陈洁，快把饼收起来吧，不然的话，李雪英会把尔一包袱饼都吃光的。”

三人正说着话儿，有一男一女两位五十岁上下的人走了进来。

“孙晶，你也在这里？”那位男同志说。

“江书记、肖校长来了！”孙晶忙转向陈洁、李雪英，介绍说：“江书记、肖校长来看你们了！”

陈洁扭头一看，那人好面熟，原来正是火车上遇见的那位。

“小伙子，我们早就认识了，对不对？”江辉笑着拍拍陈洁的肩膀。

陈洁不好意思地搔搔后脑勺。“江书记，你怎么也不早告诉我？”

“哈，咱们现在可以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了！”江辉朗声笑道，“大家可得互相帮助哟！”他转身问孙晶：

“你们系的新生都到齐了吧？”

“到齐了，陈洁是最后来的一名。”孙晶说。

“好，”江辉说，“你们谈吧，我和肖校长再到别处走走。”

江辉和肖冲走后不大会儿，孙晶和李雪英也离开陈洁的宿舍。

宿舍里只剩下陈洁一个人了。他正在整理铺盖时，进来一名同学。

“请坐。你贵姓？你也在这个宿舍吧？我叫陈洁。”陈洁边说边拿出饼放在桌子上，请进来的同学吃。

“我姓姚，叫姚玉山。不错，我也在这个宿舍，同宿舍还有田荣春和思华，思华是华侨。”姚玉山拿起一个饼就吃，不多时，一个饼就消灭了一半。

“小陈，你的饼太好吃了……”姚玉山边吃边说。

“好吃你就吃吧！”陈洁说，“咱们是同级同班同宿舍，今后在学习上可要互相帮助啊！”

“进了大学门，就有了铁饭碗。中文系，就是整天读小说，看电影，弄张文凭也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听了姚玉山的话，陈洁很反感，便顶他道：“铁饭碗也不是万无一失的。我们进大学，主要是为了获得知识，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可不能为弄一张文凭，捧上个铁饭碗就满足了。”

因为是初次见面，陈洁没好意思再说别的。

三

和往常一样，不到七点半，江辉就上班了。多年的军人生活，使他养成了严格的时间观念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。他走进办公室，首先拉开了墨绿色的鹅绒窗幔，接着打开窗，把清新的空气让进屋来。旭日的光辉也悄然而至，把办公室镀上了一层金色，使俭朴、整洁的办公室更加明亮了。江辉对着世界地图凝思了一会儿，接着就来回地踱起步来，不时地用拳在前额上轻轻地捶着。从他紧

锁双眉的神色可以看出，显然他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……这是他的老习惯，每当他精心思考问题的时候，总是这样。他走到办公桌前，一张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映入了他的眼帘。他的血倏然沸腾起来，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十一年前……

一九五一年，江辉任某军的政治部主任，他作为军代表的一员到北京参加了十月一日的国庆观礼。十月二十点，毛主席、周总理、刘少奇、朱总司令在怀仁堂接见了出席国庆观礼的军代表，并一起照了像。也就在同天晚上十二点，他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，说总理有事找他，要他马上做好准备，一会儿就去车接。

轿车流星般地飞驰着。沸腾喧哗的北京城已变得安谧宁静，但江辉的心却激动得象大海汹涌的波涛。他用心地猜想：总理找我会有什么事呢？

车子停下了。江辉忙从车里出来。总理在办公室的门口热情地同他握手。“江辉同志，耽误你休息了。”总理把江辉让进办公室说，“本来不想在这个时间找你，可我早晨六点还有个会，只好如此了！你猜我找你做什么？”

江辉凝神望着总理，等待他说下去。

总理沉吟着说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。今后，我们的主要任务，不再是打仗，而是建设——把我们一穷二白、百孔千疮的国家建设好。我们的军队干部，将有很大一批要转业。”

“解甲归田？搞工业？总理您就命令吧，我一定服

从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总理爽朗地笑了，“农业战线、工业战线，都需要人才，但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科技人才，是专家、工程师、文艺家、教授……要知道，没有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。你过去曾搞过学运，比较熟悉知识分子，组织上准备调你到一所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，怎么样？”

“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！”江辉说，“不过，这担子太重了，我怕胜任不了。”

“担子重，可以学习嘛！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，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师资。师范教育搞好了，我们的教育事业就会兴旺发达，我们的国家就会人才辈出，我们就会有大批专家、工程师、文艺家、教授……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后继有人，我们就一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繁荣、富强、昌盛。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呵……”

听着总理高瞻远瞩的精辟见解，江辉觉得自己对教育事业的认识，一下子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总理又讲：“你到教育战线以后，要坚决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。要团结他们，更要关心他们；要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，也要关心他们的生活。要让知识分子体会到，党对他们温暖的，党把他们当作宝贵的财富；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，他们才有用武之地，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才有光明的前途。江辉同志，要做好一项新工作，首先要有信心！”

总理日理万机，竟牺牲了休息时间找他单独谈话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总理对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自己的殷切希望。

“总理，我接受党的安排，尽力去做。”江辉说，“总理，不知组织调我到哪所师范大学？什么时候报到？”

“你先做好思想准备，到哪所师范大学去，什么时候报到，听调令。”总理抬手看了看表，正好是午夜一点。

“好，就谈这些，今天你就不要走了，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回去，再见！”总理把江辉送到门口，和江辉握手告别。

握着总理的手，江辉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暖流，传遍了全身，给自己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。

江辉感到欣慰的是，十一年来，他遵循周总理的教诲，紧紧团结和依靠全院教职员，把佛山师范大学办得生机勃勃，很有成绩，多次受到高教部的表扬。他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，这些毕业生，百分之九十以上分配在教育战线，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努力工作，对发展党的教育事业，为高等院校输送各类大学生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他也深切地感到师范大学的工作，困难越来越大，一个突出的问题，就是不少学生不安心做教育工作……

“笃笃笃！”一阵敲门声，打断了江辉的回忆和思考。

“请进来！”江辉转过身来。

“江书记，你忙吧？”肖冲走了进来。

“肖校长，你来得正好。”江辉倒了一杯水递给肖冲说，“请坐，我正想找你商量一下开学典礼的问题。”

“我找你，也是为这个事。”肖冲说。说着，两人便坐在茶几旁两只单人沙发上。

“从考试成绩看，今年招收的学生不理想，但也有一部分尖子。今年新生的尖子比任何一年新生的尖子分数都高。”肖冲讲，“问题还不在于学生的成绩差，主要问题是：第一志愿报考师范大学的学生太少，仅占新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。那部分尖子学生，就在这百分之二十之中。第二志愿是百分之三十，百分之五十的学生不是报考师范大学的，而是按需要分配来的。这就给我们做好入学新生的工作，带来了困难。”

“你说的很对！”江辉说，“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正常的风气：不少当家长的，总希望自己的子女多读点书，读完小学读中学，读完中学读大学，然而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读师范、当教师。都不愿意当教师，孩子又跟谁读书呢？社会上的风气，自然要对学生产生影响，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！”

“也有觉悟很高的学生。”肖冲说，“昨天孙品向我反映，中文系有一名叫金玫的新生——对了，就是新生最后报到那天，我和你到中文系学生宿舍，碰到的那个打扮不俗的女学生——她听到一个学生讲：‘真倒霉，怎么分配到师范大学来了！当教师有什么出息？教师简直是一支蜡烛，照亮了别人，毁灭了自己！’金玫回答道：‘若真能象蜡烛那样，倒应当感到光荣！为了别人，献出自己的一切，不是值得骄傲吗？’这个回答很有份量。”

“是的，要相信党的教育的力量。”江辉说，“思想健康